

B225-6
Y 190
楊鴻銘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荀子文論研究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前言

荀子哲學思想，推崇者多矣！研鑽荀子者，莫不用心於此。至於其文學理論，則人或忽之！

夫荀子受授經典，尊聖而宗經，一以先王之道爲則。雖倡言人性本惡，務隆禮義、化師法、積文學，使歸於善；然此乃基於「禮樂法而不說，詩書故而不切，春秋約而不速。」故須假後王以窺先王之道。故曰：「欲觀聖王之跡，則於其粲然者矣，後王是也。」蓋「審旨幽隱，經文婉約」，必待師法而後顯，故曰：「學莫便乎近其人。」溯其根源，思想則在先王，文學則在經典矣！

「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」，故著有荀子一書。當是時也，異端紛流，邪說橫行，惟荀子祖述先王，以「化性起偽」爲己任，著書以辯說焉。故其爲文，但求表意，不尚辭采，所謂「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」是也。

本書介紹荀子之文學理論，計分五章：即荀子文學宗經思想、荀子文學實用理論、荀子文學體裁析辨、孔孟荀文論之比較，末以荀子引詩考釋作結。蓋荀子引詩，或闡微旨，或斷章取義以證其說者多，故附錄焉。

本書承張心瑩、張意文同學整理校對，謹謝於此。

楊鴻銘識於台北有心齋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十日

荀子文論研究 目次

第一章	荀子文學宗經思想	一
第一節	緒論	一
第二節	中國文學根源於經典	六
第三節	荀子受授五經	九
第四節	荀子文學宗經內容	一二
第二章	荀子文學實用理論	一七
第一節	戰代背景	一七
第二節	文學以實用爲主	一八
第三章	荀子文學體裁析辨	三一
第一節	散文	三一

第二節 賦	三三
第三節 俛詩	三八
第四節 成相辭	三九
第四章 孔孟荀文論之比較	四三
第一節 文必宗經	四四
第二節 文貴實用	四六
第三節 文體之演進	五二
第五章 附錄——荀子引詩考釋	五五
重要參考書目	一〇五

第一章 荀子文學宗經思想

第一節 緒論

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一脈相傳之道統，既爲我國文化精神之本源，且爲國人思想觀念之所繫，其影響於華夏者深矣！光輝所被，使我國文學莫不遵循道統，徵聖而宗經。

此道統經孔子而集其大成，至孟、荀二子，始彪炳而彰著。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（中庸）

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；夫子天縱聖哲，猶以堯舜文武爲法。然夫子才俊鴻懿，故能綜述經籍，垂訓於後世。文心雕龍原道篇云：

至夫子繼聖，獨秀前哲，鎔鈞六經，必金聲而玉振；雕琢情性，組織辭令，木鐸起而千里應，席珍流而萬世響，寫天地之輝光，曉生民之耳目矣！

孔子刪詩書、訂禮樂、制春秋、贊周易，融鑄六經而闡揚微旨；故夫子教化一出，千里響應，萬世同受其誨，生民之耳目於是聰明矣！

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。（孟子滕文公篇）

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（孟子滕文公篇）

孟子主性善，師法孔子，而上溯堯舜，以爲先王之道者仁也，故主張推行仁政。公孫丑上篇云：

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諸掌上。

「不忍人之心」，仁也；「不忍人之政」，仁政也；亦即先王之道。故知孟子繼承道統而不悖，推尊孔子而顯耀。

追荀子之興，雖倡言師法後王，然亦時崇先王。此於荀子書中可稽之甚詳。

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（勸學篇）

先王之遺言者何？先王之道也。先王之道者何？仁義是也。其見之於文學者，則莫明於訓詁經籍。然訓詁經籍者何？六經是也。故荀子以爲不學經典，則不知學問之博大；不存禮義，則有違爲學之宏旨。

學問如此，言行亦一以先王之道爲準。即所謂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，非先王之法言不

敢道，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。」

凡言不合先王，不順禮義，謂之姦言。雖辯，君子不聽。法先王，順禮義，黨學者，然而不好言，不樂言，則必非誠士也。（非相篇）

先王之道，仁之隆也，比中而行之。（儒效篇）

言行必順諸禮義；不合禮義之言，謂之姦言，非誠士也。君子必循此而行。

荀子既崇先王，故以先王之道作爲品評儒者行爲之標準，及等差儒者之高低。如：

儒者，法先王，隆禮義也。（儒效篇）

此儒者之所當行也。

不學問，無正義，以富利爲隆，是俗人者也。

略法先王而足亂無術，繆學雜舉，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，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；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，然而不知惡；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，然而明不能別；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；得委積足以揜其口，則揚揚如也；隨其長子，事其便辟，舉其上客，僂然若終身之虞而不敢有他志，是俗儒者也。

法後王，一制度，隆禮義而殺詩書，其言行已有大法矣，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，聞見之所未至，則知不能類也；知之曰知之，不知曰不知，內不自以誣，外不自以欺，

以是尊嚴畏法而不敢怠傲，是雅儒者也。

法先王，統禮義，一制度；以淺持博，以古持今，以一持萬；苟仁義之類也，雖在鳥獸之中，若別白黑；倚物怪變，所未嘗聞也，所未嘗見也，卒然起一方，則舉統類而應之，無所優恚；張法而度之，則矐然若合符節，是大儒者也。

俗人者，不學問，無正義也。俗儒者，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也。雅儒者，法後王也。大儒者，法先王也。以法先王爲儒之大者，故知荀子推崇先王之甚也。故荀子評惠施、鄧析則曰：「不法先王，不順禮義，而好治怪說，玩琦辭，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爲治綱紀。」評子思、孟軻則云：「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，然而猶材劇甚大，聞見雜博。案往舊造說，謂之五行，甚僻遠而無類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。」皆評其不法先王，不明禮義之統者故也。

荀子之法後王，蓋欲以此窺知先王之道也。

君子審後王之道，而論百世之前，若端拜而議。（不苟篇）

欲觀聖王之跡，則於其粲然者矣，後王是也。（非相篇）

先王之道遠，或湮沒而不聞，或條流而紛糅。故孔子歎曰：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，則吾能徵之矣！」先王之道，或有載

乎典籍者；然典籍或歷經浩劫，或語焉不詳，且其真偽或有不辨者，如三墳、五典、九邱、八索是也。故將推原先王之道，曉喻聖人之旨，必循後王之制，以後王之法爲階，登之先王堂奧，此荀子法後王之因也。

爲學亦然，荀子以爲治學須有良師啟導；蓋欲明先王之道，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也。因：禮樂法而不說，詩書故而不切，春秋約而不速。（勸學篇）

禮樂僅存法則，而無詳盡之說理；詩書雖記先王之事，而未必切合於今；春秋微辭婉晦，而未能觀辭立曉文義；故須待於良師之指導。故曰：「學莫便乎近其人」，又曰：「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，則尊以偏矣，周於世矣！」此皆循良師以窺先王之道者也。

擴而大之，則邦國之治平，亦莫不以先王之道爲據。如榮辱篇云：

夫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是人情之所同欲也；然則從人之欲，則勢不能容，物不能贖也。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，使有貴賤之等，長幼之差，智愚能不能之分，皆使人載其事，而各得其宜，然後使穀祿多少厚薄之稱，是夫群居合一之道也。

荀子主張小及個人修身，大而治國平天下，皆須本先王之道。故於文學上，特別推崇先王之遺言——六藝經典，以爲中國文學之本源。

第二節 中國文學根源於經典

文學源於自然。蓋日月麗天之象，山川煥綺之形，乃自然之文采也，初固不待於外鑠者也。惟人得以參贊天地造化之功，故與天地並稱三才。故彥和稱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」又如雲霞之雕色，草木之賁華，皆無待於畫工錦匠之巧藝，不須假於文飾而鮮艷美妙，故彥和云：「故形立則文生矣，聲發則章成矣！」文學源於自然者明矣！自然美好之文采，惟聖人法之而成經籍，故文心雕龍原道篇云：

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！

言而有文，始能弘揚天地之真理，及描繪自然之文采。聖人既法自然而成經典，開啟中國文學之源，其仿自然文采之法又如何？文心雕龍原道篇云：

爰自風姓，暨於孔氏，玄聖創典，素王述訓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設教，取象乎河洛，問數乎蓍龜，觀天文以極變，察人文以成化；然後能經綸區宇，彌綸彝憲，發揮事業，彪炳辭義。

聖人推原天地自然之精神，而敷陳鋪寫成文章；研究神明自然之理而設立教化。上觀天

文以窮鑽自然之變化，下察人文以形成誨訓，故能立永久不變之大法，抒寫燦爛彪炳之辭文。文心雕龍宗經篇亦云：

三極彞訓，其書曰經。經也者，恆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鴻教也。故象天地，效鬼神，參物序，制人紀，洞性靈之奧區，極文章之骨髓者也。

我國文學之始，載於經典；滙百川而成大海，貫古今而勢益盛。所以能如此者，蓋經典如太山之徧雨，而河潤千里者也。經典，乃往聖先賢之遺言，故爲恆久之至道，不易之眞理，後世學者咸宗之，取以爲法。故彥和云：「是以往者雖舊，餘味日新，後進追取而非晚，前修久用而未先。」經典雖歷歷千古，然今細嚼其精義，則猶煥然若新；無論時、空之阻隔，均可供人取法，若不竭之泉也。故能「極文章之骨髓者也」。

自曹丕創言文章四體，典論論文云：「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尙實，詩賦欲多。」後世之文體繁複，不可勝言；然試析之，則莫不由於五經。故文心雕龍宗經篇云：

故論說辭序，則易統其首；詔策章奏，則書發其源；賦頌詩讚，則詩立其本；銘誄箴祝，則禮總其端；記傳盟檄，則春秋爲根。

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春秋之文體，乃後世文章體裁之源。五經雖然簡約，然其籠罩之範疇廣矣。如洵湧澎湃之水，必自涓涓潺湲之流。雖後世之變化多端，然實源於一頭。故彥和宗

經篇云：「所以百家騰躍，終入環內者也。」

文術多端，文體繁類，雖才大如東坡者，亦未能窮其極也。惟究其旨，則不外聖人行文之四種義例，即文心雕龍徵聖篇云：

或簡言以達旨，或博文以該情，或明理以立體，或隱義以藏用。

此四例即「繁、略、隱、顯」，故春秋、喪服之文，不嫌其簡；國詩、儒行之篇，不病其繁；書契取決斷之用，文章象離麗之義，故顯；易經四象之義曲隱，春秋五例之辭婉晦，故隱。

此四例者，行文之大體也，學者爲文，鮮能出其外，所謂萬變而不離其本也。故彥和云：「鑒周日月，妙極機神；文成規矩，思合符契。」即宗經之謂也。

夫「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而明道。」天地自然之文采，因聖人之闡揚而成篇章；聖人藉文章而彰明自然之道。故文章若能宗經，則其爲文美矣！如文心雕龍宗經篇所謂之「六義」也。

故文能宗經，體有六義：一則情深而不詭，二則風清而不雜，三則事信而不誕，四則義貞而不回，五則體約而不蕪，六則文麗而不淫。

情感深刻而不怪異，風骨清新而不繁雜，材料信實而不荒誕，義理正大而不迂曲，體式

簡約而不蕪亂，文辭清麗而不淫濫。文章有此六大優點，已極文家之能事矣！然究其關鍵，宗經而已。就形式而言，則文心雕龍宗經篇亦云：

若稟經以製式，酌雅以富言，是卽山而鑄銅，煮海而爲鹽也。

師承經典以制定文章體式，斟酌經典雅麗之文采以豐富辭藻，則如「卽山鑄銅」、「煮海爲鹽」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也。

文能宗經，則其爲用大矣！故序志篇云：

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；五禮資之以成文，六典因之以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，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。

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等五禮，因文章之助而更昭明；治、教、禮、政、刑、事等六典，賴文章之用而發揮效果。君臣之義、軍國之事，也必依文章之美采而顯出光輝。故曰：「文章之用，實經典枝條。」若欲推本溯源，則經典也。故知中國文學之根源在經典。

第三節 荀子受授五經

昔孔子之於六經也，可謂盡心矣！孔門四科之中，獨子游、子夏承其學；斯時也，六經

猶未彰著。後，曾子傳其學於子思，子思之門人傳其學於孟子。然孟子傾於唯心，貴道德，重內省。子夏傳其學於子弓，子弓數傳而至荀子。荀子則大異於孟子，而傾於文學；觀乎荀書，則引經據典之處甚多，亦可知矣。六經至此始大放異彩。

孔子於六經，雖有筭路藍縷，開物成務之功；然若不待荀子之受授經學，繼往開來，則其功不著，厥德不顯，我國文學將失其本源矣！故汪中荀卿子通論云：

荀卿之學，出於孔氏，而尤有功於諸經。

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，漢諸儒未興，中更戰國暴秦之亂，六藝之傳，賴以不絕者，荀卿也。周公作之，孔子述之，荀卿子傳之，其揆一也。故其說「霜降逆女」，與毛同義。禮論、大略二篇，穀梁義具在。又解蔽篇說卷耳，儒效篇說風、雅、頌，大略篇說魚麗，國風好色，並先師之逸典。又大略篇「春秋賢穆公，善胥命」，則爲公羊春秋之學。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，故劉向傳魯詩、穀梁春秋，劉歆治毛詩、左氏春秋，董仲舒治公羊春秋，故作書美荀卿，其學皆有所本。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，其義亦見非相、大略二篇。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，而古籍闕之，其授受不可盡知矣！

荀子傳述經典之功者若此。今試析荀子受授經學之次如下：

子夏傳曾申，申傳魏人李克，克傳魯人孟仲子，孟仲子傳根牟子，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，

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。（汪中荀卿子通論）

子夏、曾申、李克、孟仲子、根牟子、荀子、大毛公。蓋毛詩之傳也。

漢書楚元王交傳：「少時嘗與魯穆生、白生、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；伯者，孫卿子人也。」鹽鐵論云：「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。」劉向敘云：「浮邱伯受業，爲名儒。」

漢書儒林傳：「申公，魯人也，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。」又云：「申公卒以詩、春秋授，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。」由是言之，魯詩，荀卿之傳也。（汪中荀卿子通論）

荀子傳浮邱伯，浮邱伯傳楚元王交、魯穆公、白生、申公，而申公傳瑕邱江公，蓋魯詩之傳也。

韓詩之存者，外傳而已，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。由是言之，韓詩，荀卿子之別子也。（汪中荀卿子通論）

韓詩，荀子傳之也。

經典敘錄云：「左邱明作傳，以授曾申，申傳衛人吳起，起傳其子期，期傳楚人鐸椒，椒傳趙人虞卿，卿傳同郡荀卿名况，况傳武威張蒼，蒼傳洛陽賈誼。」由是言之，左氏春秋，荀卿之傳也。（汪中荀卿子通論）

左邱明、曾申、吳起、吳期、鐸椒、虞卿、荀子、張蒼、賈誼，蓋左氏春秋之傳也。

儒林傳云：「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，傳子至孫爲博士。」由是言之，穀梁春秋，荀卿子之傳也。（汪中荀卿子通論）

荀子、浮邱伯、申公、瑕邱江公，蓋穀梁春秋之傳也。

荀卿所學，本長于禮。儒林傳云：「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、春秋，授后蒼、疏廣。」引向敘云：「蘭陵多善爲學，蓋以荀卿也。長老至今稱之，曰蘭陵人喜字爲卿，蓋以法荀卿。」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，大戴禮曾子立事篇，載修身大略二篇文；小戴樂記、三年問、鄉飲酒義篇、載禮論、樂論篇文。由是言之，曲臺之禮，荀卿之支與餘裔也。（汪中荀卿子通論）

荀子、孟卿、后蒼、疏廣，蓋曲臺禮之傳也。

荀子受授經籍，清儒汪中荀卿子通論已論之甚詳。至如易、春秋、公羊春秋者，雖「古籍闕亡，其受授不可盡知」。然汪氏以爲荀書中亦嘗言及，故仍經荀子之受授而傳於世也。

昔劉師培氏嘗云：「子夏、荀卿皆傳六藝之學者也，是爲漢學之祖。」洵不誣也。

第四節 荀子文學宗經內容